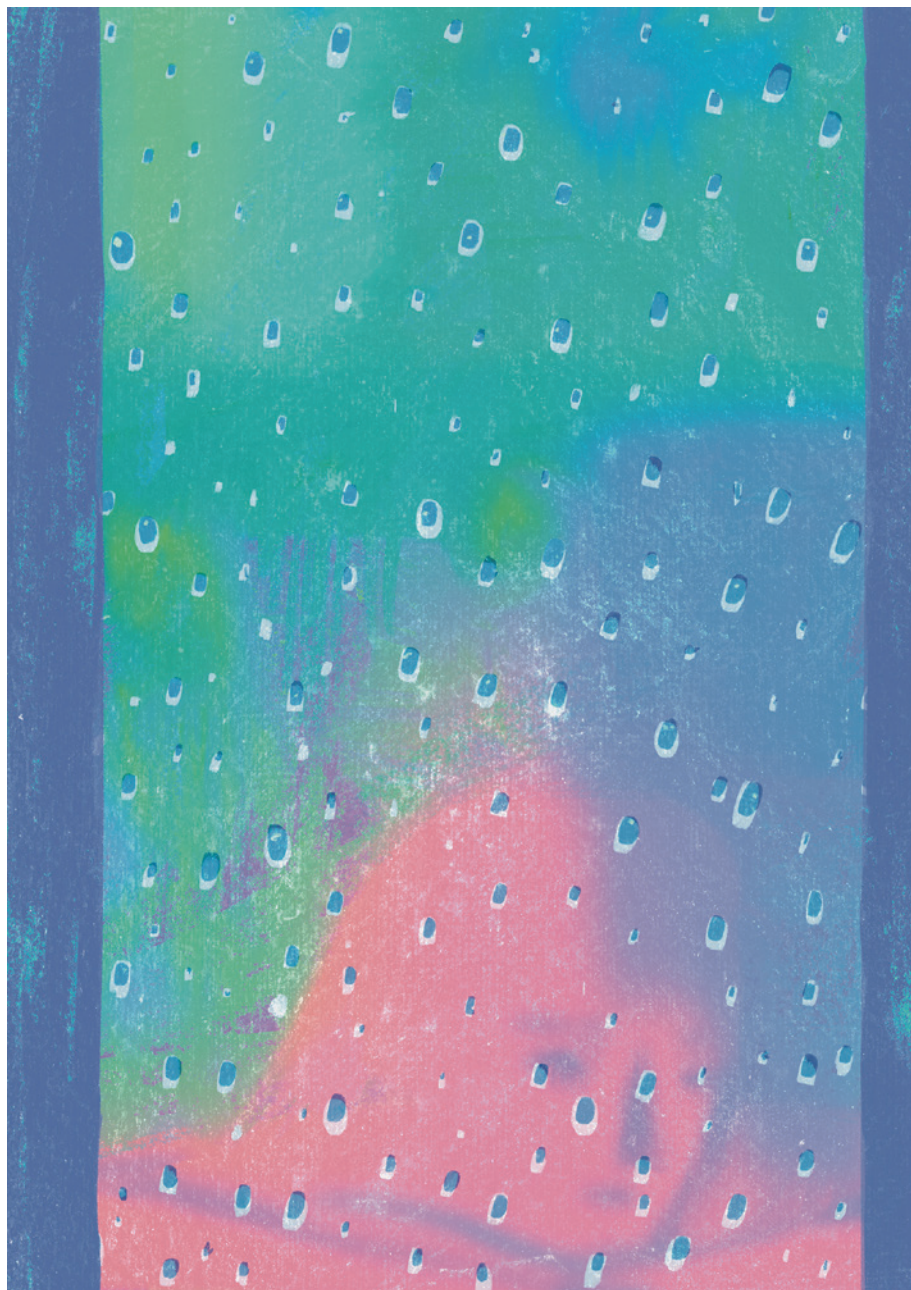


不會寂寞的城市

心心



鐵的味道，花的味道

小鳥聽到小花的回答，就轉過頭站在病格門口等著小花。小花在床上拔掉手上的注射口，換過衣服，穿上鞋子，將所有物品抓到膠袋，然後下床經過藥車，又把止痛藥和其他不知名的藥都裝到膠袋，然後見護士站無人，就跟小鳥攝手攝腳離開病房，走到空曠廣闊的升降機大堂。升降機大堂一片寂靜，只有微弱的空調聲。小鳥隨手按了升降機按鈕，望著顯示屏上的紅字如走馬燈般流動。

「八部升降機，卻全在地下待命。沒有一部在這層等我們。」小鳥說。

「八部升降機，在我們來之前也沒有一個人在這層等它們呀。」小花如是說。

「對呀。」小鳥突然覺得她有點有趣。

叮的一聲，他們幾乎在大堂原地轉了一圈才找到開門的那一道升降機，然後走了進去，又用手指在升降機面板前繞了一圈才找到地下的按鈕。

「我們要去哪裡？」

「你來幫我吧。」

「好呀。」

「要幫你做什麼？還有你怎樣受傷的？傷勢嚴重嗎？」

「做任務呀，任務還未完成。我的傷也算是做任務時造成的。」

「那究竟是什麼任務？我如何幫你？」

「我要先聯絡，現在還未能告訴你。」

小花忍不住開口對小鳥發問去核對心中的答案，小花隨口問，小鳥隨口就答。他們沒有目的地，也沒有迫切要做的事。而問答過後，她始終也是對小鳥一無所知，卻又似乎已心中有數。這一刻，小花其實只想跟著這個人，去哪裡都好。小鳥其實也沒有要做什麼，做什麼都好。兩人乘著夜色，經過醫院地下空無一人的警崗就走出自動門，漸行漸遠。兩人走著走著，走到了一個天橋下的大公園。公園裡泛黃的燈照出了樹木的外殼，還有它們底下捲縮著的一個個流浪漢，每個人都被著一塊布或紙皮。當小鳥和小花向他們愈走愈近，一股酸臭味愈濃。一直到小花突然停了下來，拉著小鳥的手臂，抬頭

露出了難受的表情。小鳥想了想才帶小花走到公園中另一個角落，遠離了流浪漢們。而他這樣做並不是爲了自己的舒適，而是爲了不打擾到流浪者們的安逸。

「我們今晚要在這裡睡覺嗎？」

「你還不知道嗎？」

「那邊是公廁，不過淋浴間應該關了。」

小花對著小鳥所指的方向一看，看到了公廁，還有它上面的一個小鐘樓，原來現在已是午夜一時。於是小花就走進公廁梳洗，打開水龍頭將水潑到臉上。她已經有一個多星期沒有照鏡，現在抬頭看到鏡中的自己，覺得又沒有想像中糟。眼窩下的瘀青雖然痛，也像快要褪去。小花用衣袖抹乾了臉，用手指梳好頭髮，把頭髮用橡筋紮好後走出公廁，發現小鳥正在搭建一個露營帳幕。

「你從哪裡找來的？我們今晚就睡在這裡？」小花又再明知故問。

「來，扶著這裡。」小鳥沒有回答，卻叫小花來幫忙。

雖然小花心裡又有大串問題，但她不想再被小鳥無視，所以把問題都吞回肚子，按

小鳥的指示搭好帳幕，將雜物放進去。

「進來吧。」小鳥把一盞露營燈開著掛在帳幕裡，用手掀開帳幕。

「吓？要睡了嗎？」

「你什麼都知道，卻什麼都要問。」

小花什麼都問，卻什麼都照小鳥的意思去做。她在帳幕的入口脫了一隻鞋就被小鳥喝住。

「你把東西放到外邊，三十分鐘就不見了。」

小花聽罷脫掉另一隻鞋，再把兩隻鞋都拿回帳幕裡。

「你知道這個城市的歷史嗎？」

「什麼歷史？」

「這個城的人都不知道歷史。」

「什麼歷史？」

小花終於感到不悅，但小鳥卻沒有察覺，仍舊在帳幕裡滔滔不絕，說起他那一套城市簡史。小花抱膝坐在角落，望著小鳥的眼睛聽他新奇的理論。而小鳥也很開心，因為

很少人會專心聽自己講話，所以他一興奮，不知不覺又說了半個多小時。小花聽得有點累，慢慢躺在小鳥旁邊，雙眼迷糊地看著頭上露營燈。

「你知道『人』是什麼嗎？」小鳥問，然後小花搖搖頭。

「人們忘記了歷史以後又忘記了文字，更不用說文字在這個城市裡的來源和演化。就像『人』，發明這個字的人在想什麼？在他的眼中，『人』只是個兩條腿走路的東西，而人之所以被寫作『人』，就是方便發明者去呼喊這些『人』。這些可憐的兩腳東西，大概在剛發明這個詞語時，還未有自身作為一個自由人的概念。『人』的發明，是源於某個聰明過頭的人，開始動腦子去勞役他身邊的可憐蠢材，就以『人』去稱呼他們了。」

「你覺得我們現在還是這樣嗎？」

「不，我們愈來愈差了。」

小花隨意地問，引來小鳥認真的答案。小鳥也躺在小花旁邊，指著帳幕的燈說：

「然後他們刺穿『人』的眼睛，使人成為了『民』。『民』看不到光，沒有了反抗逃離的能力，只能依從主子所有的命令，為他們做牛做馬，最終更失去反抗的意志。我

就一早說過了，不會反抗的『人』，和牲畜是一樣的。但總有些特別的人，即使如此都不工作，不爲主子生產，甚至會反抗。於是又出現了『勞』。」

「奴？」

「不，是被火燒的『勞』，他們是被兩把火迫著出力的人，壓迫產生反抗，反抗就產生更多的壓迫，所以火不止一把，更是有兩把。」

「可是我們現在不是『民』也不是『勞』，只是兩條露宿的可憐蟲，幸運地飛進這個有燈照亮的帳幕。」小花學小鳥舉手指著燈。

「對，這是我們臨時的家。」小鳥轉頭望著小花開心地笑了。

「『家』是什麼？就是屋頂下有一豕。所以我們都是豬呀。哈哈哈哈哈。」

小鳥繼續大笑。

「你知道人類和牲畜到底有多相似嗎？我來告訴你。我們被馴養，被教導去生產，最後生產直到死去，連葬生之地都被規劃，都要自己出錢。更厲害的是，我們自動地交付貸款和稅金，就像是割取自己身上的肉給主人，不費他一點力，我們簡直是最好的牲畜。」

小鳥一番理論，但其實小花在聽到小鳥說這是他們的家後就已經沒有聽入耳，他的

聲音對小花來說只代表了他的存在，她很累，卻有一種奇怪的溫暖感覺。她把身子轉向小鳥，埋在他的胸口，將手臂放在小鳥身上，她嗅到有點熟悉的氣味，覺得好像不久之前才嗅過。小鳥也不再說話，把燈關掉，抱著小花，也嗅著她的頭髮。再慢慢脫去小花的衣服，抬起小花的下巴吻下去。小鳥張著眼，小花閉著眼。他們一邊親吻，一邊脫去衣服，沒有發出多少聲響。小鳥壓著小花，用力擁抱著。小鳥閉著眼，小花打開眼，一下下地進出對方的身體。身體的重量與小鳥的壓迫使小花快要喘不過氣，她卻不願推開小鳥，只按著自己張口著的嘴巴，怕不自覺發出什麼聲音。而此時帳幕外有微風吹雜物在地面滾動的聲音，也無從察覺得到帳幕內的動靜。

早晨微光透進帳幕，小鳥剛剛睡醒，感到昨夜睡得很好，就望著還在睡的小花滿足地笑了，而他也已經記不起有多久沒有睡好了。他想回憶昨夜他們之間的纏綿，印象卻不太深，他只覺得這個女人很不錯。然後小花也醒了，第一眼就看到小鳥對著她笑，所以她也笑了，也感到很幸福。他們笑著起床，笑著穿衣服，然後收拾帳幕。小鳥把帳幕放到花槽角落，然後拿著行裝走了。小花沒有再問什麼，因為她認為其他什麼都不重要了。

「我帶你去見一個人。」